

宋祖英 先生非常支持我 曾把老美唱哭了

宋祖英是一个传奇,从一个湘西小镇唱着山歌一路走到长沙,从长沙来到北京,又从北京闯入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金色大厅纵情放歌,即使备受全球音乐人瞩目的格莱美也青睐于她。日前做客《天下女人》,宋祖英说,且歌且行,她每一步的辉煌都离不开老师、朋友、丈夫的深切关怀。

入围格莱美,高兴坏了

杨澜(以下简称杨):我认识宋祖英大概有17年了吧,我们俩差不多同时出道,她比我还早一两年。我们17年前认识,我觉得她就这样,到现在也还是这样,好像这岁月不留痕迹。

宋祖英(以下简称宋):杨澜的状态越来越好。

杨:《百年留声》那部专辑是中国第一部能够入围格莱美奖的专辑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还是有点得意吧?

宋:确实有点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是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,他说从哪个卫视频道里头知道的,说你最近有什么行动啊,我说没有啊,我最近没什么事啊。他说你不要忽悠我啊,我说我敢忽悠谁呀,他说你获格莱美提名了,结果还是把我高兴坏了。

把老美唱哭了

杨:看到宋祖英站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歌的时候,那个几百人的合唱队都是老外,一支《爱我中华》,的确是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,回想起来会有点激动吗?

宋:过程挺让人难忘,但做完音乐会以后,就不太愿意再想,因为过程太熬人了。

杨:我可以揭发一件事吗?

宋:行。

杨:三场音乐会都是我主持的,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维也纳。我去的时候他们说小宋这两天一直在发高烧。那时离演出只有三天了,然后说终于今天烧退了,但刚发完烧的人出了很多虚汗以后,体力会有很大影响,后来从电视上还可以看出她一直是汗津津的。中场休息的时候,小宋躺在化妆间的椅子上说我唱不动了,从来没有听见她说我唱不动,但她那天说了。徐沛东老师嗓门特大;那也不行啊,要死也得死在上边呀。我那时候突然心里就有一种挺心疼的感觉,无论你徐沛东老师写的什么曲



子,无论李心草那边怎么指挥,无论拉了多少赞助,无论乐队怎么样,合唱队怎么样,杨澜在前面说了些什么……

宋:对,无论杨澜在前面说得再好……

杨:她必须一个人上去,用音乐本身去征服观众。这是多大的压力呀!

宋:其实真正在维也纳最后还有一首返场的歌曲没有唱。他们说还有一首还有一首,我说实在唱不动了,不唱了。

杨:你觉得这三场对你挑战最大的是哪一场?

宋:应该说是美国那场吧。

杨:但是你最后唱《美丽的美国》是清唱的,真的把下面那个老美唱哭了。演唱会完了,我们坐在一个大的加长的大巴里,大家一起去吃庆功宴。小宋为什么叫慢性子?只见她不紧不慢拿出电话,喂,刚刚演完了,还行吧。你挺好的吧?儿子挺好的吧?好,那就这样了,再见。六句话。

先生非常支持我

杨:你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长大的。

宋:对,很自然的一种生活环境,我觉得跟现在的城市与乡村的差

距这种概念不是一码事。10岁之前都在外婆家里,外婆家住在半山腰,要上山顶的话得走最起码一两个小时。到镇里得走一天。好长好长一段路,下山下到河里,完了再爬上去,再爬上对面的那座山,永远是这边走。

杨:那你刚到城里去参加艺校啊,后来刚刚开始工作,觉得城里人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,是不是很复杂?

宋: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到别人家吃饭,我觉得那个碗太小了,装的饭太少了,得拿那个大海碗吃才过瘾呢。

杨:你在艺校的时候最崇拜谁?你对你的一种理想,或者期望成为什么样的人?

宋:我在县县工团当学员的时候,最早听的是朱逢博老师和李谷一老师的歌,非常好听,就模仿她们。

杨:你有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到北京去,然后在全国唱,当然世界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,还没有在视野范围之内。

宋:没有没有,觉得在我们那个古丈县就已经很好了。

杨:他们说当初在这个艺校的女孩里面,你并不是特别出挑的一个。

宋:但是我的声音条件好。

杨:但综合起来可能还有更漂亮的。

宋:有。

杨:但真正把你挑选出来到省里去演出的,是不是就是你的先生?

宋:不是。

杨:我一直以为他是你的伯乐。

宋:那会儿还没他呢。我经常说“我抗议”,谁这么说的?

杨:真的,我一直以为他是伯乐。大家有一个说法,就是当年参加青年歌手大赛,他认识了你,然后你们俩就在一起了。

宋:我是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了以后,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青年歌手大奖赛的金奖,后来我又参加全国比赛。

杨:你的成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?

宋:我们后来才认识的。我觉得他对我非常支持,这一点很难得。

杨:一个人要取得一次成功,当然要靠努力,也要靠运气。你能够走这么长时间,而且走得一直比较稳,你觉得原因是什么?

宋:我有非常好的老师、朋友,这么多年一直帮助我。

杨:但我觉得心态也很重要,你没有那种很浮躁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。

宋:我觉得自己还算踏踏实实的,因为自己喜欢唱歌,所以就一路走过来,还有因为我我觉得我的家庭非常和睦。

杨:如果是外界,比如说有一些绯闻或传言的时候,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?你也是很软弱,回家就痛哭流涕的那种?

宋:经常会。

(聂晶)



崔永元:先做人,再做节目

荧屏名嘴崔永元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记协成立70周年暨先进表彰会上发表了题为《先做人,再做节目》的讲话,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,他乐于助人的品格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。

默默资助大学生

崔永元说:“我1985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,在电台工作的11年,跑遍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。我喜欢和老百姓在一起,听他们说话,听他们讲故事。当他们生活、工作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,会给我写信。1988年的一天,我接到来自黑龙江省尚志县的一封信,信里隽永的字体吸引了我。那是一封高三学生的来信,说他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,但是家里很穷,即使考上大学,也没钱读。他写信,就是想在回乡前和他所喜欢的电台节目告个别。看了这封信,我想,如果就因为缺钱上不了大学,太可惜了。我马上拿起电话按他所留的地址和学校联系,核实情况,决定资助他。后来这个学生考上了黑龙江大学,我资助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,一直到他大学毕业。”

带动央视主持人

崔永元说:“一天,我听到一个消息后,心揪得很紧。曾做客《小崔说事》的一位叫范伟的嘉宾患了癌症,没钱治疗。范师傅是辽宁省鞍山市的一位普通三轮车夫,有个绝活,就是背字典,无论拿什么生僻的字考他,他都能准确地说出这个字在字典的哪一页、有哪几种解释,所以人们都叫他‘活字典’。我把去年获得的‘中央电视台十佳主持人’的10万元奖金送给范师傅治病。因为病痛,范伟一度想放弃治疗,甚至不吃不喝。听了这个消息后,我马上赶过去劝他:‘范师傅,这饭再没味道,也比药好吃吧。’范师傅的女儿端来了一碗牛奶,当着我的面,范师傅把那一碗牛奶都喝了。而那时,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范师傅和我商量,在他死后,把我给他的那些没花完的钱再捐给其他癌症患者。我安慰他说,我还等着你好好了,挣钱还给我呢。范伟笑了,那是他最后一次绽放笑容。四天后,范师傅走了。按照范伟的遗愿,他的家人将捐款的剩余部分在鞍山市注

册成立了一个基金,名字就叫‘崔永元爱心基金’。我思索着该为癌症患者做些什么。我组织台里的13位主持人捐出自己心爱的藏品,搞了一次特殊的公益拍卖会,为鞍山癌症患者筹集了597600元。从那天起,‘崔永元爱心基金’有了新名字——‘央视主持人抗癌基金’。”

一路拍片做好事

崔永元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而带队制作的《我的长征》大型电视节目,采用了真人秀的方式,让观众耳目一新。不仅荧屏上一群普通人对遥远岁月的体验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,而且摄制组更把爱心一路播撒。他说:“《我的长征》公益小组伴随着‘主力部队’在红一方面军沿途做了一系列好事、实事,沿途共捐助资金1500万元,直接受益人数达12万人;帮助了245所贫困学校,慰问了326位老红军;为旱灾严重的

900多名村民解决了‘吃水难’问题;捐建了20所希望小学,建了200多个校园图书室;《我的长征》电影放映车在106个村镇放映了120场电影,约有67000名村民和学生观看了露天电影。”

崔永元指出:“我们只要献出一份爱心,就会得到十份爱的回报。我们每做完一件公益的事情,心里总是得到一片宁静。与其说我们帮助他们,不如说他们帮助我们,使我们在心灵上得到净化,得到一种精神的满足。我和我的团队都明白一个道理,叫‘先做人,再做节目!’”崔永元说:“1996年我调到中央电视台做《实话实说》节目的主持人,随着节目的影响,自己渐渐成了公众人物。由于父母、同事和领导的及时提醒、帮助,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一个节目主持人除了要主持节目,还要对社会抱有真诚的爱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”

(俞亮鑫)